

夏日风味粥捞饭

□卢俊英

灶前问你粥可温 ,闲时与你立黄昏。记忆里的农村夏日生活 ,是缓慢而恬静的。然而 ,即便慢到你一生只恋一处家园 ,她却像一艘船 ,悠缓而决绝地离你越来越远 ;而你无奈立于岸上 ,捏皱手心的船票 ,只剩下泪流满面。

连雨不知春去 ,一晴方觉夏深。阳光炫目、风吹烫脸、衣衫濡湿 ,没有暑假的夏季仿佛缺少了灵魂 ,光剩下炎热的外壳。酷暑带来的胃口懒怠消沉 ,让人忍不住怀念起外婆家的土灶和粥捞饭。

记得小时候的暑假 ,总是去外婆家度过。外婆家厨房很大 ,三合土的地面润而不潮 ,前面是石头墙、对着巷道 ,后面是板壁、对着一座五六户人家构成的小院。风无论从哪个门口进来 ,穿堂而过 ,总能带来丝缕不绝的清新凉快 ,把暑气和土灶的烟火味消弭于无形。

清晨在太阳晒热空气之前 ,我和外婆就去把各种蔬菜采摘回家了。上世纪80年代 ,农村已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不仅能填饱肚子 ,还实现了种菜自由。夏季蔬菜旺盛 ,竹篮里装满五颜六色。黄花菜不能马上吃 ,焯过在竹匾上一条条铺

开 ,晒干后收藏 ,待下半年某些特定场合烧制金针肉 ,那是一道有分量、有仪式感的硬菜。南瓜是一瓣一瓣、表皮疙疙瘩瘩的 ,用竹帚大力刷洗才能干净。蒲是太上老君宝葫芦造型 ,有细腰 ,刨子不好使 ,外婆用了铜勺来刮皮。豇豆有绿色、红色的 ,丝瓜只有绿皮、没有白皮的 ,茄子倒是有紫色、绿色 ,有圆头、有长条的

村民中饭主食是粥捞饭。土灶有三口锅 ,最靠里的锅最大 ,过年蒸发糕馒头煮猪三腑用 ,最外边的锅最小 ,日常炒菜用 ,粥捞饭就放中间的锅烧 ,中等大 ,也有近一米的直径。水加到八分满 ,几大升米倒进去 ,猛火烧起来 ,一边煮一边时常搅拌 ,等米饭七八分熟就好捞了。

我很喜欢看外婆捞饭。捞饭有专用的竹兜 ,在锅里绕几圈然后舀起 ,汁水沿着竹兜底部流下 ,逐渐由大变小。蒸汽和饭香氤氲开来 ,笼罩着外婆。那瘦小朦胧的身影 ,是我孤独漂泊日子里内心深处不灭的温暖 ,是此生不思量自难忘的故乡记忆。

锅里留下少量米饭和汤继续煮 ,发出咕噜咕噜沉闷的泡泡声。米汤减少 ,在锅沿留下一圈薄薄的膜 ,外婆叫它 厚脸皮 ,笑嘻嘻地揭给我们吃。看着一大块 ,吃进嘴里却感觉不到东西 ,倒是脸上糊了一层 ,果然是厚了脸皮。

浓缩和汲取了众多米饭精华的大锅粥特别美味 ,要是撒一撮小苏打还能更加香甜黏稠。倒是如此烧制

的捞饭干干的 ,大失风味 ,以致我在课堂上第一次听到 吃干饭 这词就立马想到了捞饭。

外婆把煮好的粥盛到钵头里 ,大锅洗净用来炖饭。加适量水 ,放进装饭的瓦钵 ,继续添柴。因为有我们在 ,外婆在瓦钵与锅之间的一圈搭进一些东西 ,比如玉米、芋艿、土豆等 ,蒸熟了给我们当零食。暑假里番薯还没有成熟 ,外婆就挖 番薯娘 蒸着给我们解馋。番薯娘 有点空心 ,味道特别。太老的南瓜也会蒸着吃 ,甜腻腻的 ,倒不如当菜的嫩南瓜好吃。整个的茄子也蒸过 ,熟透取出放小锅里加调料炒一下 ,软烂如泥、十分入味。

炖好的捞饭就一直保存在锅里。装了粥的钵头和装了芋艿土豆的竹篮放在木制三脚架上 ,怕我们够不着 ,外婆总是放最下面的一两格。

农村夏季是农忙季 ,天气再热也要下地。村民在家躲过正午最毒辣的太阳 ,约莫二三点钟吃过点心再下地 ,直到暮色苍茫才收工。点心就吃中午烧的饭菜。半大孩子容易饿 ,外公吃点心我们也就开吃 ,这时候的芋艿土豆不烫手了 ,粥和饭也是温温的 ,很吃得下。

灶前问你粥可温 ,闲时与你立黄昏。记忆里的农村夏日生活 ,是缓慢而恬静的。然而 ,即便慢到你一生只恋一处家园 ,她却像一艘船 ,悠缓而决绝地离你越来越远 ,而你无奈立于岸上 ,捏皱手心的船票 ,只剩下泪流满面。

清甜杨家棒冰

丁耀民

萧伯纳说过：任何一种爱 ,都不比对美食的热爱真切。半个世纪前 ,源源不断、清凉甜口的 杨家棒冰 ,是夏天解暑中得天独厚的诱人美食 ,对于品尝过它的享受者来说 ,是舒心宜人且爱意美妙的唇齿留香。

上班、上学 ,一路上 ,即使气温再高 ,来不及吃完 ,冰水滴到衣裤上 ,也没有汁液色素 ,影响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在校读书。人们舔着它 ,咀嚼它 ,咬着它 ,就有浓浓的清馨喷鼻裹紧舌头 ,陶醉在这如梦如幻又真真切切的境地 ,任时间静静地流逝。

最耐细嚼的是绿豆棒冰。通过粮站和周围农村 ,矿区购得大量绿豆 ,与红糖(或白糖)、清水一起煮熟了成绿豆汤 ,放置冰柜中成品为绿豆棒冰。为了长时间享受一块绿豆棒冰的厚甜味 ,舍不得立刻结果它 ,只能慢慢地舔舐、磨咬相结合 ,意犹未尽。那凹凸的触觉、寻味的甜美 ,像健康的五脏六腑中的血液在流淌循环 ,让人们沉浸在心醉神迷的满足中。

杨家矿区于每年6月至8月发放冷饮票 ,作为夏令补贴 ,提高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冷饮票换取棒冰 ,丝丝清凉 ,暑热全消 ,享受清爽一夏 ,大人小孩脸上的喜悦笑容 ,像一朵朵欢乐开怀的向日葵绽放开来。

虽然没有冰箱 ,但矿区后勤部门想方设法 ,到百货商店定做较大圆柱

体保温筒存放棒冰 ,延缓棒冰融化。比如到三华里的蒋马洞矿点 ,三个家属工一前两后推拉着双人车 ,上面载着放有满满棒冰的保温筒 ,汗流浹背压着马路到达目的地 ,棒冰依然硬实。烈日灼人之下 ,工人们嘴上含着美味凉口的棒冰 ,爽快舒心 ,又感动于运送棒冰的艰辛不易 ,劳动干劲更大了。盛夏之夜 ,经常有部队在金华到温州之间静悄悄来回换防 ,矿区干部群众把所有的圆柱体保温筒抬到马路边 ,一字排开 ,场面特别壮观。人们满腔热情地将棒冰、绿豆汤、清凉汤以及西瓜等清凉食物 ,送给亲人解放军品尝。大家真切感受到军人以严明纪律铸就钢铁长城 ,军民鱼水情护百姓安宁。

木头箱储藏棒冰 ,成为稍有经济头脑的人游动卖棒冰的亮点 :一辆载重自行车 ,后座放置棒冰箱 ,里面层层堆集的棒冰由棉絮外加纱布包裹着 ,半天内棒冰的保存效果极佳。只见他们边骑车边喊着：卖棒冰哦！就像手摇拨浪鼓的义乌小贩一样引人眼耳 ,大热天气 ,令人馋意绵绵 ,激起购买棒冰的欲望。卖棒冰的来到工作间 ,批发棒冰 ,一路骑到周边村庄 ,一路吆喝 ,一路做买卖 ,棒冰的价格是矿区的两倍。他们利用杨家矿区制作棒冰的有效资源 ,起早贪黑 ,日晒煎熬 ,风吹雨淋 ,赚钱生活 ,是挺不容易的。

萧伯纳说过：任何一种爱 ,都不比对美食的热爱真切。半个世纪前 ,源源不断、清凉甜口的 杨家棒冰 ,是夏天解暑中得天独厚的诱人美食 ,对于品尝过它的享受者来说 ,是舒心宜人且爱意美妙的唇齿留香。

龙川先生

(外一首)
章竟成

其实 ,在心底里
我更习惯唤您为龙川先生
作为同乡
您永远是我心目中第一位的乡先贤。
先生早生我整整八百二十年
我却似乎天天与您见面
我读您诗中的梅花
词中的篱菊
读您文字的纵横捭阖、铿锵如铁
日常的永康街道上
有时会冷不丁遇见先生那嶙峋的影子。

说起来我们还是有些渊源
在您的文字里 ,我知道
我的一个祖宗对您有过知遇之恩
他比您年长37岁 ,您敬之如父兄。
您为他写过的一篇行状一篇祭文
至今读起来 ,事如昨天。
最动容的是您失去师兄长时
那 泪搅心胸 的悲痛
您的哭声是那般的恻人！
我祖宗的几个儿子您说是随您 相与共学 的
甚至我怀疑所谓章家的荣光
是否沾了点您的状元才气。

先生本是一介书生
却有一副傲娇的骨头
心里一直怀揣一个大梦
本可将日子过得妥妥
却偏要行 以天下为己任 之事
到头来将自己搞得左右不是
前事狼藉。
好在自己很会读书博闻强记
好在自己能通贯古今文思如泉。
你一生败于你的偏见
也成于你的偏见。

龙湫瀑布



五峰的龙湫瀑布
与龙川先生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
我并没有去深究。
此刻 ,我仰望高大的龙湫
脚下踏着的石头一定是先生踏过的那一块。
坚定而真实
仿佛脚底传来一阵铿锵的律动。
先生肯定不止一次站在这石头上
看过瀑布。
瀑布有时小有时大
但给予他的是智慧呢还是力量呢？
而我的观瀑却视为陈龙川的堂堂正正之气
和一泻千里的豪情。
这是我三十几年前最真切的一次仰望
滂沱大雨之中
龙湫瀑布以雷霆万钧之势从
覆盖和固厚两峰之间的山顶上
轰鸣而下
山洪奔涌、水气蒸腾
俨如龙川梦里挥师北上的千军万马。
在我看来 ,龙湫瀑布
便是不羁龙川的一次呐喊
一声长啸。